研究通訊*

蒙古國 2020 年國家大呼拉爾選舉：選制改變之影響

巫佩蒂**

壹、前言
貳、蒙古國 2020 年國家大呼拉爾選舉
參、選舉結果與選後新方向
肆、蒙古國家大呼拉爾選舉制度與人民黨之勝選
伍、結論

蒙古為半總統制國家，每 4 年舉行一次國家大呼拉爾（Улсын Их Хурал, State Great Hural）選舉。第八屆國家大呼拉爾選舉於 2020 年 6 月 24 日在疫情下照常舉行，共有 76 席，總計 13 個政黨、4 個政黨聯盟和 121 名獨立候選人獲得參選資格。國家大呼拉爾選舉除選出委員外亦將選出蒙古新一任新總理，同時國家大呼拉爾有權可解除總理職務或是否決總統提案。故在總統選舉之外，國家大呼拉爾選舉亦對蒙古政壇與政策走向有相當影響。

在疫情影響下，蒙古如何進行國家大呼拉爾大選以及選舉結

---

* 本文經過雙向匿名外審。

** 中華經濟研究院臺灣東協研究中心輔佐研究員。E-mail: a2751675@gmail.com

投稿日期：2022 年 1 月 18 日；接受刊登日期：2022 年 8 月 16 日。
東吳政治學報/2022/第四十卷第二期/頁 177-215。

果是否影響國內政局為本研究關注焦點之一，另外，蒙古自 1992 年發布新憲法後建立現行之選舉制度，並歷經數次調整，而本次選舉採用何種選制以及選制是否影響選舉結果，為本研究主要研究方向。尤其，本次選舉採用之選制是否有利於執政黨之勝選，為本研究研究問題。研究結果發現當前選舉制度對執政黨之勝選雖有一定程度之影響，然執政成果、政黨及候選人形象以及政黨之整合為更重要之因素。

關鍵詞：蒙古；新冠肺炎；國家大呼拉爾

壹、前言

外蒙古（今蒙古國）於 1911 年（清末）首次宣布獨立。但在 1915 年《中俄蒙協約》（又稱《恰克圖條約》）簽訂後，在協約下外蒙被視為自治狀態而非獨立國家，故首次獨立宣告失敗。直至 1921 年，外蒙再次宣布獨立，並於 1924 年改國號為「蒙古人民共和國」[1]，正式成為一個國家（藍美華，2017：39-40）。建國後到 1990 年間，蒙古國（以下簡稱：蒙古）由蒙古人民革命黨（Mongol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 MPRP）一黨專政，並以蘇聯為尊。1990 年代，在蘇俄共產黨垮台後，蒙古始有機會推動民主改革（周蕙蘋，2007：4-6）。1990 年 5 月，蒙古修訂憲法，成立常設立法機關─國家小呼拉爾（The State Baga Hural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共 50 席，由 430 位大呼拉爾（People's Great Hural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代表依各政黨按選舉得票比例分配（Secretariat of The State Great Hural (Parliament) of Mongolia, 2017）。

1990 年 7 月 29 日，蒙古舉行首屆多黨參選之人民大呼拉爾選舉，蒙古人民革命黨取得 85%席次。1992 年 2 月 12 日，蒙古新憲法生效，改為以一院制國會（國家大呼拉爾，76 席）取代原先的兩院制國會（大、小呼拉爾）（沙拉德索尼，2008：57）。國家大呼拉爾（State Great Hural, 蒙文：Улсын Их Хурал）做為最高政府機關，負責制訂與修改法律，決定內政與外交政策，批准國際協定，以及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國家大呼拉爾代表由各選區選民選出，任期為 4 年。此外，國家大呼拉爾每年開會兩次，主席與副主

1. 蒙古於 1992 年通過第四部憲法後，已從「蒙古人民共和國」更改國名為「蒙古國」。

席由全體代表選出，任期亦為 4 年。（沙拉德索尼，2008：58）。

2020 年蒙古舉行新憲法生效後第八屆國家大呼拉爾大選，然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自 2020 年 1 月起從中國武漢爆發並侵襲世界各國，疫情以驚人的速度蔓延，使經濟活動幾乎停滯。做為中國最長邊界鄰國，蒙古雖早已關閉邊界並禁運往來中國之煤礦以及採取停課等政策，在第二波歐美疫情爆發後依然於 3 月 10 日出現首例來自法國的確診病例（Reuter, 2020）。但縱觀而言，當時蒙古與亞洲國家相比，防疫成果算是表現較佳之國家。截至 2020 年 9 月 15 日，蒙古國境內計有 311 個確診病例（其中 301 例已康復），均屬「境外移入」病例，蒙古為少數沒有社區感染案例之國家。因疫情相對受到控制，蒙古國家大呼拉爾選舉最終仍依原訂日期於 2020 年 6 月 24 日舉行，並在選舉期間採行相關防疫政策如戴口罩、量測體溫以及排隊保持安全社交距離等（Jargalsaikhan, 2020）。

在疫情影響下，蒙古如何進行國家大呼拉爾大選以及選舉結果是否影響國內政局為本研究關注焦點之一。選後部分輿論認為執政黨蒙古人民黨[2]（以下簡稱：人民黨）此次大獲全勝，可歸因於其執政期間表現良好的防疫政策（Sambuu, 2020；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2020）。此外，亦有觀點指出本次大選重新繪製之選區以及選制對人民黨更為有利（Sambuu, 2020）。如前所述，蒙古自 1992 年起建立現行之選舉制度，並歷經數次調整。因此，「本次選舉採用何種選制」以及「本次選舉採用之選制是否有利於人民黨獲勝」，即為本研究主要研究問題。

2. 蒙古人民革命黨已於 2010 年更名為蒙古人民黨；現在的蒙古人民革命黨為 2011 年由前總統、前總理恩赫巴亞爾（Nambaryn Enkhbayar）另行創立。

為回答上述研究問題，本研究首先就蒙古國 2020 年國家大呼拉爾選舉概況如選舉制度、參選人與政黨、競選活動等背景進行爬梳。其次，歸納本次大選之選舉結果與選後執政之新方向。再者，為釐清「本次選舉採用之選制是否有利於人民黨獲勝」就蒙古 1992 年頒布新憲法後歷屆選舉制度以及選舉結果進行比較與分析，以檢視不同之選制對選舉結果之影響是否具有差異性。最後，歸納上述研究發現並綜整回答研究問題。

為獲得第一手資訊，除透過文獻與選舉結果資料分析外，本文採用「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中的「非結構性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進行個人訪問的資料蒐集。希望透過深入訪問蒙古民眾或對蒙古長期觀察之在蒙臺灣人以獲得真正的當地觀點，了解受訪者以及其周遭人員於選舉上的取向以及主因為何。本研究選擇受訪對象之原則包括：一、首要考量為語言，約訪對象至少擅長英文或中文一種語言，溝通上較無障礙，以利精確理解訪者所要表達的意涵；二、因目的為獲得在地觀點，故受訪者須於競選期間居於蒙古當地且關心公眾議題能就此分享意見；三、為獲取更深入的訪談內容，受訪者將以訪談者過去已曾訪談過或有初步認識之對象為主。在上述挑選原則下，本次訪問對象選擇在蒙政府機關、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自媒體等行業之青壯年（30-45 歲），並在選後進行訪談。考量 2020 年後疫情之限制，主要以線上視訊或通話方式進行。

本研究採用「非結構性訪談」是希望能讓訪者較自在且不被限制的分享其觀點。筆者以「國家大呼拉爾大選競選情況」與「對選舉結果的看法」作為訪談的主題。在此須說明的是，編號 1-3 號受訪者為作者因本次大選進行訪談之對象，而編號 4-5 號首訪者為作者過去

（2019 年）進行蒙古政治研究時曾訪談之資料。故本研究訪談資訊橫跨 2019 至 2020 兩年。

表 1 訪談對象清單

編號	人 名	職 業	時 間	地點/方式	使用語言
1	D 小姐	律師	2020 年 07 月 08 日	蒙古烏蘭巴托 (線上訪談)	英文
2	T 小姐	自媒體經營者	2020 年 09 月 15 日	蒙古烏蘭巴托 (線上訪談)	中文
3	O 先生	Өглөө 人員	2020 年 07 月 10 日	蒙古烏蘭巴托 (線上訪談)	英文
4	H 小姐	政府機關職員	2019 年 03 月 28 日	臺灣台北市 (當面訪談)	英文
5	E 小姐	NGO 人員	2019 年 01 月 08 日	臺灣台北市 (當面訪談)	英文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貳、蒙古國 2020 年國家大呼拉爾選舉

蒙古為半總統制國家[3]，每 4 年舉行一次國家大呼拉爾選舉。本

3. 部份文獻稱蒙古為內閣制（parliamentary democracy），然實際上許多文獻更偏向將蒙古定義為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ism）。以體制來說，主要握有行政權的是總理，但總統對於人事、政策及法案皆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學者吳玉山（2011：10-13）把蒙古的半總統制定義為換軌共治（alternation/cohabitation, ALT），意即總統所握實權的大小取決於其所屬政黨是否為國家大呼拉爾最大黨，若是，其將任命同黨人士為總理，權力會較大；反之，權力則較小。參見許恒禎（2012）與沈有忠、烏凌翔（2016）。

屆國家大呼拉爾選舉於 2020 年 6 月 24 日舉行。受到疫情影響，時任蒙古總統巴圖勒嘎（Khaltmaagiin Battulga）曾於 2020 年 3 月與 4 月兩次建請延後大選。但最終蒙古國家大呼拉爾選舉依原訂於 6 月 24 日舉行，共有 76 席席次，總計 13 個政黨、4 個政黨聯盟和 121 名獨立候選人獲得參選資格（Jargalsaikhan, 2020）。國家大呼拉爾選舉除選出委員外亦將選出蒙古新一任新總理，同時國家大呼拉爾有權可解除總理職務或是否決總統提案。故在總統選舉之外，國家大呼拉爾選舉亦對蒙古政壇與政策走向有相當影響。

一、參選人與政黨

本屆應選席次為 76 席，2020 年 5 月 16 日，蒙古人民黨（Mongolian People's Party, MPP）和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 DP）等主要政黨和聯盟分別召開會議，最終確定參加國家大呼拉爾選舉候選人名單。6 月 2 日，蒙古選舉總委員會（Gen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of Mongolia, GEC）宣佈經審核後共有 13 個政黨、4 個政黨聯盟和 121 名獨立候選人，總計 606 名候選人獲得國家大呼拉爾參選資格（霍文，2020b）。

蒙古人民黨與民主黨為蒙古現今兩大政黨，現任總理隸屬於蒙古人民黨，而時任總統的巴圖勒嘎則來自民主黨。蒙古人民黨前身為蒙古人民革命黨，為蒙古長期執政之政黨，主要票倉位於農村。而民主黨相較之下為一年輕政黨，2000 年 12 月，在第三屆國家大呼拉爾選舉後，蒙古民族民主黨、蒙古社會民主黨、蒙古民主復興黨、蒙古宗教民主黨與民主黨合併成立「民主黨」，其受到年輕與都市選民支持。

在兩大黨派之外，參選的政黨尚有蒙古綠黨（Mongolian Green

Party）與愛國者統一黨（United Party of Patriots）等 11 黨。此外，4 個政黨聯盟包括「你和我們的聯盟」（Our Coalition）、「新聯盟」（New Coalition）[4]、「正確人選民聯盟」（Right Person Electorate Coalition）與「憲法 19 聯盟」（Sahigtun! Constitution 19 Coalition）（霍文，2020a；Dirkes, 2020b；ikon, 2020）。

表 2　蒙古國家大呼拉爾 2020 參選政黨與聯盟名單

蒙文名	英文名	參選人數	參選選區	席次	得票率
政 黨					
Монгол Ардын Нам	Mongolian People's Party	76	29	62	44.9%
Ардчилсан Нам	Democratic Party	76	29	11	24.5%
Эх орончдын нэгдсэн нам	United Patriots Party	1	1	0	0%
Эрх чөлөөг хэрэгжүүлэгч нам	Freedom for People Party	13	10	0	0.1%
Их Эв нам	The Great Unity Party	1	1	0	0.1%
Зон олны нам	Demos Party	30	29	0	0.2%

4. 「你和我們的聯盟」英文名雖為 Our Coalition，但其蒙文名為 Та бидний эвсэл 直譯即為「你和我們的聯盟」亦為人民網的官方用法，故採用此名。「你和我們的聯盟」包括蒙古人民革命黨（Mongol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蒙古公民意志綠黨（Civil Will Green Party）、蒙古傳統統一黨等黨（Mongolian Traditionally United Party）；「新聯盟」則包括共和黨（Republican Party）、真理與正確黨（True and Right Party）、民族民主黨（Mongolian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等。參看霍文（2020a）；Dirkes（2020a）

蒙文名	英文名	參選人數	參選選區	席次	得票率
Дэлхийн монголчууд нам	World Mongols Party	3	1	0	0%
Ард түмнээ хайрлая нам	Love the People Party	1	1	0	0.5%
Хөгжлийн Хөтөлбөрийн Нам	Development Program Party	7	7	0	0.1%
Ард Түмний нам	Mongolian Nation Party	1	1	0	0.1%
Монголын Ногоон нам	Mongolian Green Party	15	11	0	0.6%
Ард түмний олонхийн засаглал нам	People’s Majority Governance Party	24	11	0	0.3%
Гэр хороолол хөгжлийн нам	Ger District Development Party	4	4	0	0.1%
聯盟					
Та бидний эвсэл	Our Coalition	74	29	1	8.1%
Шинэ эвсэл	New Coalition	72	29	0	5.4%
Зөв хүн электорат эвсэл	Right Person Electorate Coalition	53	27	1	5.2%
Сахигтун! Үндсэн хуулийн 19 эвсэл	Sahigtun! Constitution 19 Coalition	34	19	0	1.0%

資料來源: Dirkes (2020b)；ikon (2020)；IFES Election Guide (2020)。

在 606 名候選人中，「你和我們的聯盟」提名 74 位；「新聯盟」提名 72 位；「正確人選民聯盟」提名 53 位；而「憲法 19 聯盟」（Sahigtun! Constitution 19 Coalition）提名 34 位。在政黨方面，蒙古人民黨與民主黨皆提名 76 位候選人，區域人民黨（Demos Party）提名 30 位；人民多數統治黨（People's Majority Governance Party）提名 24 位；蒙古綠黨提名 15 位等。此外，有 121 名為非政黨或聯盟提名之獨立候選人。整體觀之，共有 3 個政黨以及 2 個聯盟在 29 個選區皆有提名候選人。候選人中男性 455 名，約占 75.1%，女性 151 人，約占 24.9%（ikon, 2020）。

在候選人中不乏蒙古政壇資深政治家，如鋼巴特爾（Sainkhüügiin Ganbaatar）其為蒙古人民革命黨（Mongol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 MPRP）[5] 於 2017 年提名之總統競選人，在 2012 年至 2016 年間擔任國家大呼拉爾獨立委員。以及蒙古前總理、民主黨前領導人阿爾坦庫頁（N.Altankhuyag）此次做為獨立候選人參選。時任總理蒙古人民黨的呼日勒蘇赫（Khurelsukh Ukhnaa）[6] 亦為本次選舉候選人（Baljmaa, 2020a）。

二、競選焦點

本次選舉在全球疫情嚴峻的情況下舉辦，為疫情後繼韓國後，第二個舉行大選之國家（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2020），故競選活動的防疫措施備受關注。實際上，蒙古當局並未特別嚴格規範競選活動。蒙古兩大黨，蒙古人民黨與民主黨皆違反了集會限

5. 蒙古人民革命黨此次競選併入「你和我們的聯盟」。

6. 其於 2021 年 6 月當選為蒙古國新任總統。

令（人數須少於 30 人）舉辦大型造勢活動，並亦未遵守禁止上門拉票等社交距離規範。官方對政治活動與一般生活的不同標準，也激起人們的憤怒（中央廣播電臺，2020）。

此外，由於蒙古禁航國際航班，且並未開放通訊投票，導致約 8000 名蒙古人民因疫情受困海外無法回國投票，而國內要求讓僑胞回國投票的抗議活動，也遭蒙古當局以違反社交距離規定為由解散。縱然蒙古在疫情下順利舉行大選，但事前除總統提議延後選舉外，輿論亦有延後選舉之聲音（中央社，2020）。

再者，除了防疫外，此次競選的焦點亦在社群軟體上，如推特（Twitter）與臉書（Facebook）上廣泛流傳呼籲蒙古人民，尤其是年輕人出來投票的標語與照片。其中如#Сонгууль2020（Election 2020）、#өглөө（I voted）等主題標籤（hashtag）以及穿著傳統蒙古服飾（deel）去投票等照片亦做為選舉主要宣傳的在網上轉發。提倡#өглөө 主題標籤與穿著傳統蒙古服飾去投票之活動名為 өглөө（öglöö），受到國際共和學會（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IRI）、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和亞洲基金會（The Asia Foundation）的支持，主要目標為提升年輕人對投票的參與度以及對政治的關心（өглөө, 2020）。學者 Julian Dierkes（2020a）即表示以此次選舉活動觀察，此活動確實成功提升了年輕人參與的興趣。

參、選舉結果與選後新方向

蒙古國家大呼拉爾選舉結果於 2020 年 6 月 24 日當晚出爐，呼日勒蘇赫所屬之蒙古人民黨（MPP）在 76 席中拿下 62 席，巴圖勒

嘎所屬之民主黨（DP）則拿下 11 席，剩下 3 席分別為「你和我們的聯盟」與「正確人選民聯盟」各獲取 1 席，蒙古前總理、民主黨前領導人阿爾坦庫頁則以獨立候選人身份當選。在所有當選人中，呼日勒蘇赫得票最多（25,356 票）佔其選區總選票約 72.2%，其後續亦成為蒙古總理。「你和我們的聯盟」唯一當選人為前總統候選人鋼巴特爾，「正確人選民聯盟」則為勞動國家黨領導委員會主席道爾吉汗德（T. Dorjhand）獲得席次（Baljmaa, 2020a；ikon, 2020）。阿爾坦庫頁與鋼巴特爾皆為鄂爾渾（Orkhon）選區之當選人，而道爾吉汗德則為汗烏拉（Khan-Uul）選區三位當選人之一。

本次選舉結果整體席次分配與 2016 年的結果差距不大，2,003,969 名註冊選民中，1,475,780 人在全國 2070 個投票點參加投票，投票率約為 73.7 %，為 2000 年以來最高投票率。在 76 名當選人中，女性有 13 名。蒙古人民黨在此次議會選舉中獲 76 個席位的 62 席，故有權單獨組建新政府。民主黨獲 11 席，為最大反對黨（Baljmaa, 2020a）。

表 3　蒙古國家大呼拉爾 2020 選舉結果（政黨席次分配）

名次	政黨（聯盟）名稱	獲得席次	比率
1	蒙古人民黨 （Mongolian People’s Party）	62	81.6%
2	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	11	14.5%
3	獨立候選人	1	1.3%
4	你和我們的聯盟（Our Coalition）	1	1.3%
5	正確人選民聯盟 （Right Person Electorate Coalition）	1	1.3%

資料來源：ikon（2020）。

本屆國家大呼拉爾大選當選人中有 21 位曾任 4 屆以上國家大呼拉爾委員，佔總席次 27.6%。雖有近三成為資深委員，但在此次大選中，無論是獨立候選人或是新面孔皆較過去更多。由於候選人的多樣性，2020 年大選前後的氣氛與以往競選活動有所不同。社交媒體的廣泛使用促進候選人與選民互動的機會，也為較無資源的候選人提供了公平競爭的機會。許多選民表示，他們過去經歷了許多未遵守政見承諾的政府，因此有些選民傾向於在這次選舉中展現自己的新聲音（The Diplomat, 2020）。

2016 年的國家大呼拉爾選舉有 69 名獨立候選人登記，總候選人有 498 名，占 13.9%，共有 12 個政黨與 3 個聯盟登記（OSCE, 2016）。本次大選有 121 位獨立候選人，占總候選人約 20%，共有 13 個政黨、4 個政黨聯盟。雖最終僅有 1 位獨立候選人以及 2 名來自政黨聯名的候選人當選，但獨立候選人與黨派的增加傳遞全國選民對兩大黨不信任的心態（Sambuu, 2020）。蒙古政壇長年籠罩在貪腐的陰影下，政府未能解決貪腐問題，甚至官商勾結嚴重，一直是蒙古人民最反感的問題之一，也促成蒙古人民，尤其是年輕一代，在近年選舉中選擇新興候選人或政黨的偏好。[7] 本屆大選年輕人（18-25 歲）投票率為 62.0%，雖依然為所有年齡層最低，但已勝過上一屆國家大呼拉爾選舉的 50.8%（iToim, 2017）。

總括而論，本屆國家大呼拉爾的選舉反映出選民最在乎的是蒙古經濟的發展以及疫情的控制等，此外亦有對蒙古政治改革的期望。蒙古近年經濟表現不佳，而受此次疫情衝擊，蒙古央行撰寫之第十四期金融穩定報告中提到，中國經濟放緩影響了蒙古的出口（Мягмардулам，2020）。為維持經濟發展，蒙古在關閉與中邊界

7. 作者訪談，H 小姐，臺灣台北市，2019 年 03 月 28 日。

後，早就於 3 月已陸續重啟部分對中出口煤礦之邊界通路（Lu, 2020）。而蒙古觀光業停擺，國內商業活動也受到一定限制，在疫情後的振興計畫對經濟體質已長期不佳的蒙古而言十分重要，也是蒙古人民對政府最大的期許之一。

其次，本次大選顯示出選民，尤其是年輕世代對蒙古政治改革的期許，希望能有更多新力量加入推動改變。前述提及的 өглөө 活動在大選後，亦持續推動，希望能激起蒙古年輕人對政治的關心、熱情甚至是參與。在大選後，蒙古於同年 10 月 15 日舉辦的地方選舉，也是 өглөө 組織投入的重點工作之一。[8] 雖本次大選的投票率在疫情下創新高，但多數蒙古人民對政治，尤其是蒙古人民黨與民主黨兩大黨，並沒正面看法，「對我來說，蒙古人民黨和民主黨兩黨根本沒差，都貪腐，高層都只在意自己。兩黨都有自己的電視台，他們雖然選舉時會攻擊對方，但真正遇到利益時，感覺是一起合作獲利，選誰都一樣。」[9] 蒙古人民對政治改革的熱情與企望，也是蒙古政府應關注的議題之一。

而在疫情影響下，本屆大選相較於 2017 年總統大選對蒙中關係等外交議題的關切，人民更加關心的是內政問題。實際上，觀察歷屆國家大呼拉爾大選，對外交議題的關切確實不若總統大選，而以權責來看，外交被視為總統的主要任務之一。事實上，儘管蒙古人民對中國抱持著一定的不信任心態，蒙古政府始終維持與中友好的關係，保持以中俄為首要夥伴之「第三鄰國戰略」的穩定（PORTER, 2009：3）等外交戰略方向，在新任政府下預期不變。

8. 作者訪談，O 先生，蒙古烏蘭巴托（線上訪談），2020 年 07 月 10 日。
9. 作者訪談，E 小姐，臺灣台北市，2019 年 01 月 08 日。

肆、蒙古國家大呼拉爾選舉制度與人民黨之勝選

自獨立後，蒙古長期由蒙古人民革命黨執政，隨著蘇聯政局變化，1989 年蒙古開始出現民主化浪潮，人民開始集會遊行並呼籲民主改革。隔年，蒙古正式刪除憲法中一黨專政條文，正式開放黨禁（藍美華，2017）。1992 年蒙古第四部憲法生效，改採一院制國會，國家大呼拉爾為最高與唯一國家立法機關，共 76 席國家大呼拉爾委員，任期 4 年，得連選連任。蒙古國家大呼拉爾選舉制度自 1992 年迄今改行過幾次，主要皆由執政黨領導，每次更動原因不一。總括而論，蒙古作為一自 1990 年後才開放黨禁之後共產黨國家，選舉制度與政黨政治皆需要一段時間以成熟發展。而蒙古的政黨，尤其是國會大黨，常在選舉前夕修改選舉法以調整選制，並將選制設計為有利自身（Sambuu, 2020）。因此，自 1992 年迄今，蒙古國家大呼拉爾選制數變，尚未能穩定發展。以下就 1992 年迄今，歷屆蒙古國家大呼拉爾選舉之制度進行分析，並進一步比較每屆人民黨得票情況。

一、蒙古國家大呼拉爾選舉制度 (1992-2020 年)

1992 年首次舉行大選時採行 26 個複數選區（Multi-Member District, MMD）全額連記制（block vote）。鑒於此次選舉獲得最多席次的人民黨得票率與獲得席次比率差距相當大，[10] 被認為無法如實反映民意。故在時任總統奧其爾巴特（Punsalmaa Ochirbat）與反

10. 1992 年的選舉，蒙古人民革命黨的得票率為 56.9%，但獲得席次率為 93.4%。

對黨的推動下，蒙古於 1996 年變更選舉制度為 76 個單一選區（Single-Member District, SMD），並同時設立 25%之當選門檻，意即當選人必須獲得 25%以上的得票率，否則在 14 天內，得票率前二高者須再進行一次選舉，且每一政黨或聯盟在一選區僅能提名一位候選人。此制度維持至 2008 年，蒙古將選舉制度改回複數選區制，自 26 個選區中選出 76 席（王維芳，2009；祁玲玲，2012）。

2008 年第五屆國家大呼拉爾大選後，因反對黨認為勝選之人民黨舞弊，號召民眾前往人民黨黨部示威抗議，引發流血衝突，政府隨即宣布進入 4 天緊急狀態（紀慧貞，2008）。在此次衝突後，加上蒙古常有在選前依政黨想法修改選制之慣例，2012 年，蒙古國家大呼拉爾選舉制度改採複數選區制及政黨比例代表制並行之混和制，全國分為 26 個選區，從中選舉 48 席；剩餘 28 席則按政黨支持率分配，政黨得票率需過 5%才得以分配席次。原 2016 年選舉將延續 2012 年之混和制，然而，2016 年 4 月，選前兩個月，蒙古最高法院宣布此選制因不符合憲法對直接選舉的要求故無效。而後，5 月 5 日，國家大呼拉爾在兩大政黨支持下通過選舉法修正案，將選制改回 76 個選區的單一選區制，並首次採用領先者當選（First-past-the-post voting）制度，而非設立 25%得票率門檻（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2016）。對此，外界認為是 2012 年的選制給予小黨出頭機會，故兩大黨為鞏固自身權力所致。

2020 年（本屆）的選舉制度則為複數選區全額連記制，為蒙古第三次採用此選制，自 29 個選區中選出 76 名國家大呼拉爾委員，每個選區約選舉 2-3 席次（Baljmaa, 2020a）。此和各國常見之選舉制度不同。而關於再次修改選制一事，亦被視為掌握國家大呼拉爾多數的蒙古人民黨，為維持政治版圖所為。國家大呼拉爾於 2019 年

12 月修改選制，並重新繪製選區，76 席次中，有 52 席次位於農村地區，而農村向來為人民黨的票倉。相對來說，人口數眾多的首都烏蘭巴托僅獲 24 席次，不到三分之一，亦較前次選舉少 4 席（Sambuu, 2020）。

表 4　蒙古國家大呼拉爾選舉制度 (1992-2020)

年份	選舉制度	人民黨席次	人民黨席次比率	人民黨得票率
1992	複數選區（26 個）全額連記制	70	92.1%	56.9%
1996	單一選區制（76 個）+25%門檻	25	32.9%	40.6%
2000	單一選區制（76 個）+25%門檻	72	94.7%	50.2%
2004	單一選區制（76 個）+25%門檻	37	48.7%	48.2%
2008	複數選區（26 個）全額連記制	44	57.9%	52.7%
2012	複數選區（26 個）全額連記制與政黨比例代表制之混和制	26	34.2%	31.3%
2016	單一選區制（76 個）	65	85.5%	45.9%
2020	複數選區（29 個）全額連記制	62	81.6%	44.9%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自 Sambuu（2020）；General Election Committee of Mongolia（2020）。

二、蒙古人民黨於歷屆大選的得票情況：選舉制度對選舉之影響為何？

自蒙古於 1992 年通過新憲法並在其之下舉行國家大呼拉爾選舉以來，本屆選舉是蒙古人民黨第一次在連續兩屆國家大呼拉爾選舉中贏得多數（三分之二以上）席位，蒙古人民黨本屆獲得 62 席而在

2016 年選舉中贏得 65 席（Jargalsaikhan, 2020）。基於選舉制度，實際上蒙古人民黨在本次大選僅拿到總投票數約 44.9%的支持率，但最終拿下 62 席，佔總席次逾八成。而民主黨得票率為 24.5%，但最終僅拿下 11 席，佔總席次 14.5%。蒙古人民黨得票率與上屆相差不大，皆約為 45%，而民主黨則從 2016 年的 33.6%滑落至 24.5%。

回溯過去的選舉結果，1990 年後，蒙古開放黨禁，新興政黨如雨後春筍出現，但因勢力分散，在初始的選舉中難以與執政多年的人民黨抗衡（王維芳，2009）。1992 年新憲法頒布後首次選舉，人民黨憑藉執政優勢以及在野勢力分散且較弱等局勢，在國家大呼拉爾選舉大獲全勝，獲得九成席次。然而因複數選區全額連記制有利於有能力在一選區提出多名候選人之人民黨，故人民黨得票率和獲取總席次不成比例。

1996 年，原先外界預期執政黨人民黨將獲勝，但在野勢力[11] 最終獲得 51 席，人民黨僅獲 25 席，此選舉結果主要可歸因於 1996 年大選再次修正選舉制度，增加 25%門檻，對小黨更為不利，故在野小黨整合為聯盟參選（王維芳，2009）。此外，單一選區之制度使任一政黨在一選區僅能派一員參與選舉，不利於原本有數名人數競爭一選區席次的人民黨，導致其在選舉中內部分裂，相對之下在野勢力整合成功和執政黨執政不力等因素，使蒙古出現首次政黨輪替（廖淑馨，1996）。

2000 年在野勢力未整合而是分開競爭，人民黨維持優勢（王維芳，2009），斬獲近九成五席次，得票率為 50.2%，依然不成比例。2000 年選後，蒙古再次進入一黨獨大的局勢，然而蒙古貧窮及嚴重的失業問題未獲改善，且部分國會議員涉及貪汙，使得人民對政府

11. 蒙古民族民主黨和蒙古社會民主黨組成民主團結聯盟獲取 50 席，蒙古傳統聯合黨 1 席。

失去信心，體認到一黨獨大之劣處，故轉而支持可制衡其之力量（紀慧貞，2008）。故 2004 年大選，在人民黨與祖國黨（Motherland Party, M-MDNSP）、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 DP）以及公民意志黨（Civil Will Party, CWP）組成之祖國民主聯盟（Motherland Democracy Coalition, MDC）競爭下，祖國民主聯盟獲得 35 席，而人民黨獲得 37 席，雙方最終組成蒙古首個聯合政府（General Election Committee of Mongolia, 2020）。

自 1996 年至 2004 年相同選制卻有不同結果之情勢觀之，影響蒙古國內選舉結果的主因並非選舉制度，而是政黨表現以及政黨整合度。根據學者Robert G. Moser（1999）研究指出，在政黨體系尚未制度化的後共產黨國家中，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或絕對多數決皆無法有效限制政黨數目。就早期發展觀之，蒙古的政局由於政黨觀念尚未建立，地區與宗族的重要性高於政黨忠誠，故尚無不能稱為兩黨制，可以用有限多黨制（Limited Pluralism）稱之（王維芳，2009）。2008 年，選制再次回復複數選區全額連記制，在大選中人民黨拿到 44 席，民主黨則為 29 席（General Election Committee of Mongolia, 2020）。此次選舉和採同樣選制之 1992 年大選相比，人民黨得票率相差不大，但最終獲取席次有相當之落差，與 1996 年至 2004 間採同選制之實例有相同情形。簡言之，蒙古選制和選舉結果的不比例性（disproportionality）不完全相關，相當程度依然取決於國內政治局勢。

2012 年，選舉制度首次採行複數選區制及政黨比例代表制並行之混和制，人民黨僅獲 26 席，為 2000 年後最低，其中複數選區為 17 席，政黨票依分配則獲得 9 席，政黨得票率為 27-28%左右；而民主黨獲得 34 席，其中複數選區為 24 席，政黨票依分配則獲得 10 席，

政黨得票率為 31-32%左右（General Election Committee of Mongolia, 2020）。在此次大選中，人民黨無論在個別選區或政黨票表現皆不若民主黨，然差距不大。

而人民黨席次下滑的主因被視為是政黨分裂。2010 年，蒙古人民革命黨（MPRP）決議更名為蒙古人民黨。然而，部分黨內成員不同意此決定，因而在隔年出走以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立新政黨，由前總統恩赫巴亞爾（Nambaryn Enkhbayar）領導。而就大選結果來看，MPRP 吸引部分人民黨的選民，對其形成威脅。再加上，執政的人民黨執政成果不佳，人民多有反彈且對國內礦產由國外企業掌管感到不安。上述原因加成下，致使人民黨在本次大選滑鐵盧（Maškarinec, 2014: 187）。

值得注意的是，自 2004 年至 2012 年，人民黨得票率和實際所獲席次接近，不過，此三屆大選皆採用不同選制。此結果再次說明，蒙古選制對於選票與席次不比例性未有正相關。

2016 年，國家大呼拉爾舉行第七屆大選，選制回復單一選區制但未有 25%門檻之限制。人民黨在此次選舉中獲得 65 席，政黨得票率為 45.9%；民主黨席次僅獲 9 席，得票率為 33.7%（IFES Election Guide, 2016；Sambuu, 2020）。人民黨席次占比為 85.5%，而民主黨為 11.8%，與兩黨的得票率相較，本次大選再次呈現選票與席次之不比例性。如學界所述，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最大問題為代表性不足，故常會有政黨得票率與席次不成比例的情況發生，而混合比例代表制之選制則呈現較為平衡之選舉結果（鄧志松、吳親恩、柯一榮，2010）。

三、蒙古人民黨 2020 年勝選的因素

影響選舉結果的三大主因（Barkan, Densham and Rushton, 2006）分別為：影響選民投票之各項總體與個體因素，如選舉制度、選區劃分和選民社經背景等。其中，就選舉制度而言，綜觀蒙古過去國家大呼拉爾大選之結果，可推論蒙古的選制並非對選舉結果影響最大之因素，例如 1996 年至 2004 年，三次大選皆採相同選制，卻有截然不同之結果。以前文進一步分析可發現，選民在兩大黨間抉擇上有許多衡量因素外，政黨的執政表現以及是否能順利整合為主要因素。例如，1996 年國家大呼拉爾選制自複數選區全額連記制改為單一選區制，人民黨參選人於同一選區內為爭取名額而分裂，導致選舉結果失利。2000 年在相同選制下，競選對手分裂，而使人民黨再次成為執政黨。而 2012 年，因人民黨內部分裂，再次於大選失利。簡言之，在蒙古的政治體制下，政治人物較未具政黨忠誠度，在國家大呼拉爾或總統大選中政黨內部分裂時有所聞，此亦影響歷屆選舉結果。

再者，與其他政黨相比，人民黨歷史悠久，政黨體系相對完善，耕耘地方時間亦較久，故在地方選舉較具競爭優勢（祁玲玲，2012：36）。在本次選舉中，人民黨共有 22 萬名黨員，而民主黨則有 18 萬名，然而人民黨的政黨體系相對完整，故黨員預期多支持黨內提出之候選人，相對而言民主黨的政黨體系與動員能力較弱（Fuhrmann and Duckstein, 2020）。也因此，選舉制度比起政黨因素相對而言對蒙古選舉影響較小。

然而，蒙古的選舉制度對較不具政治實力與資源的小黨影響較大。就本次大選結果觀之，兩大黨拿下約近七成的得票率，卻獲得超過九成六的席次，亦即小黨與獨立候選人獲得三成得票率，所獲

席次卻了了無幾（Fuhrmann and Duckstein, 2020）。如前所述，國家大呼拉爾每屆選制並不統一，選前皆有可能改變，且皆由大黨領導修改。蒙古過去多次採單一選區相對多數選制，此種得票高者當選之選制有利於大黨，且選民認知投給小黨等於浪費選票，在選制和心理效應下，此選制使一國的國會容易形成兩黨制（蘇子喬、王業立，2018）。而本屆大選，蒙古人民黨利用其執政黨優勢更改選舉制度，將上一屆使採用之單一選區多數決改為複數選區多數決，雖就理論上應會給予小黨更多當選機會，但蒙古其他政黨尚未形成如兩黨政黨之政治實力，能進行宣傳之資源亦不足，故所獲席次有限。再者，本次競選活動的正式期限為 21 天，這並不利於新人或較無資源的小黨候選人向選民宣傳自己（Sambuu, 2020）。蒙古選民在擔心選票可能浪費下，即使在全額連記制下也較偏好選擇兩大黨候選人（Fuhrmann and Duckstein, 2020）。

以下就選舉制度外等進一步分析人民黨於 2020 年獲得勝選之可能因素。

（一）執政黨防疫表現

人民黨此次大獲全勝，外界首要多歸因於其執政期間表現良好的防疫政策（Sambuu, 2020；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2020）。桑特馬拉爾基金會（Sant Maral Foundation, 2020）2020 年 5 月發布兩份民調顯示，民眾對政府的 2019 年新冠肺炎疫情防疫工作展現強烈支持，近五成（49%）民眾表示這是執政黨最好的政績，而約八成（80.5%）民眾對政府防疫作為感到滿意，一成五（15.8%）則為偏向滿意；偏向不滿意或不滿的民眾僅有 3.3%。

在成功的防疫成果下，執政的蒙古人民黨顯然在競選中處於相對有利位置，選民多認為蒙古防疫成果的成功可部分歸功於蒙古當局施

行了嚴格的防疫措施，如快速關閉邊界與禁航國際航班等，進而成功將疫情控制住。蒙古民主倡議組織佐里格基金會（Zorig Foundation）資深顧問桑布（Bold Sambuu）說：「人們擔心 COVID-19，遠勝於失業或貧窮。」（張雅涵，2020）。

縱然有部分蒙古人民不樂見在疫情期間舉行大選，且疫情也使旅居海外的人民無法歸國投票，但不少蒙古人民亦以蒙古本國的防疫成果為傲，「能在這個時刻舉行選舉代表我們的防疫是成功的，政府這次確實做的不錯」一名留美回國律師如此表示。[12] 再者，旅居蒙古的臺灣人近距離觀察本次大選的心得之一即是政府成功的防疫工作獲得許多正面的評價，且人民也不希望在此關鍵時刻換政黨執政，認為此時維持政權的穩定是重要的。[13]

防控疫情表現成為民眾對政府評價指標之一為新冠疫情時代特色，雖蒙古民眾選擇人民黨候選人因素多元，絕非疫情防治此單一表現，但就選後迄今發展觀察，防疫表現影響蒙古人民對執政黨觀感甚深。2021 年 1 月，在當選半年之際，因蒙古國內疫情快速擴散，蒙古民眾逐漸對政府抗疫政策感到不滿，後續政府對一名染疫產婦和嬰兒的不當處置更引爆人民怒火，2021 年 1 月 20 日，蒙古人民上街示威，總理呼日勒蘇赫表示對這一錯誤負責，引咎辭職（古莉，2021）。呼日勒蘇赫在 2020 年大選為得票率最高之當選人，不到一年即因疫情辭職負責，顯見蒙古人民對政府防疫表現之重視。然而呼日勒蘇赫因疫情下台後，在同年 6 月的總統大選再次獲得勝選，蒙古進入總統與國會皆由人民黨掌權之局面。不過，2021 年總統大選由其獲勝的原因眾多，民主黨的分裂與醜聞也是主因之一。

12. 作者訪談，D 小姐，美國（線上訪談），2020 年 07 月 08 日。
13. 作者訪談，T 小姐，蒙古烏蘭巴托（線上訪談），2020 年 09 月 15 日。

（二）蒙古人民黨 vs. 民主黨：政黨與候選人個人形象及政見

人民對蒙古人民黨的支持除了其防疫表現亮眼外，蒙古人民黨的形象與政見，與其主要對手政黨民主黨的差異，亦是選民偏向選擇蒙古人民黨的原因之一。以上一屆大選情形來看，2016 年的國家大呼拉爾選舉，蒙古人民黨大獲全勝，蒙古進入由其一黨獨大的局面（Fish and Seeberg, 2017）。選後，國家大呼拉爾由蒙古人民黨掌握，內閣總理也由蒙古人民黨的額爾登巴特（Jargaltulgiin Erdenebat）擔任，2017 年總統候選人之一的恩赫包勒（Miyeegombo Enkhbold）為主席，僅剩總統由民主黨的額勒貝格道爾吉（Elbegdorj Tsakhia）擔任。在該次國家大呼拉爾選舉中，蒙古人民黨在 76 個席次中獲得 65 個席次；另一方面，民主黨只獲得 9 個席次。外界將民主黨的挫敗歸咎於同黨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與總理薩汗比勒格（Chimediin Saikhanbileg）在經濟面上的施政不得民心，導致後續選戰的失敗。

蒙古人民黨執政後也面臨了與民主黨相似的情景。經濟狀況依然不佳，而政府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提供 55 億美元的紓困資金使民眾感到不滿（Reuters, 2016）。此外，恩赫包勒和其同僚亦被指控想藉由調整政府職位強化蒙古人民黨對國家的控制（Frances, 2017）。最終，2017 年，在總統大選後，總理額爾登巴特被國家大呼拉爾以投票解除職位。在解職聲明中提及總理屢屢越權是被解職的主因，且總統大選由民主黨獲勝也是民眾表達對政府工作表現不滿的方式。

從這些變化可看出，近年來蒙古選民投票時會將政黨表現納入考慮，而非單就候選人個人政見或特質決定（巫佩蒂，2019）。學者 Julian Dierkes（2017）亦曾表示是否選擇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來平衡在國家大呼拉爾獨大的蒙古人民黨也是人民的考量之一。同樣

來說，在 2020 年總統由民主黨的巴圖勒嘎擔任的時空背景下，國家大呼拉爾與總理交由蒙古人民黨掌權亦是平衡的選擇。

而蒙古人民黨除了在防疫的表現爭取到選民支持外，社會正義、打擊貪腐以及降低空氣污染亦為蒙古人民黨之政績。如空氣污染一直為蒙古人民所詬病，每到冬季加上為取暖而燃燒碳火的煙，烏蘭巴托幾乎看不到天空。但 2019 年政府空污政策有所成效，烏蘭巴托難得於冬季可見天空，此亦成為蒙古人民支持蒙古人民黨的原因之一。[14]

相較之下，民主黨無政績可作為宣傳著力點，黨內存在派系分裂，部分領導人在選前成立新政黨或是展開獨立競選活動，此些作為分裂了民主黨的支持基礎。再者，民主黨黨主席索德諾木曾杜（Erdene Sodnomzundui）不若蒙古人民黨領導人呼日蘇勒積極參與競選活動，個人魅力也不如呼日蘇勒。在兩大黨政見差距不遠下，領袖的個人魅力就成為選民選擇的考量之一。畢竟，最大黨的領導人可能成為下一屆總理（Sambuu, 2020）。但亦不可否認，候選人個人形象與政見仍然是選民考量的因素之一。部分候選人的當選是因為其的問政表現與能力受到認可，而新面孔的出現也代表選民對其有所期待。[15]

（三）更有利於人民黨的選區劃分？

和國家大呼拉爾每屆選制在選前皆可能改變相同，選區的劃分亦時常更動。以本次大選為例，蒙古人民黨重新繪製選區，做為其票倉的農村地區共分 52 個席次，而有近一半的蒙古人居住的首都烏蘭巴托，僅有 24 個席位（Sambuu, 2020）。

14. 作者訪談，T 小姐，蒙古烏蘭巴托（線上訪談），2020 年 09 月 15 日。
15. 作者訪談，D 小姐，美國（線上訪談），2020 年 07 月 08 日。

依選舉結果分析，本屆大選，烏蘭巴托內共有 9 個選區（第 21 至 29 選區），在 29 個選區中占比為 31%。24 個席次中，僅有 1 名當選人為民主黨籍（第 26 選區）以及 1 名隸屬於「正確人選民聯盟」的當選人（第 29 選區），其他 22 名當選人皆為人民黨籍。而在烏蘭巴托之外，52 名當選人中有 10 名民主黨籍當選人，占比為 19.2%，1 名當選人來自「你和我們的聯盟」以及 1 名獨立候選人。而與其相較，2016 大選為單一選區制，76 個選區中，共有 28 個位於烏蘭巴托，占比為 36.8%。在 28 個席次中，當選人共有 24 名為人民黨籍，其餘 3 名為民主黨籍，1 名為獨立候選人。而在烏蘭巴托外，48 名當選人共有 42 名為人民黨籍，6 名來自民主黨，占比為 12.5%（Baljmaa, 2020a；Gen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of Mongolia, 2020）。

如以兩次大選的席次分布觀之，2020 年烏蘭巴托的應選席次在比例上確實有所減少，和該區域的人口數不成比例。而就外界認為較有利於人民黨的首都外席次，2016 年民主黨當選人占比為 13%，2020 年則躍升為 19.2%，呈成長趨勢。反而在烏蘭巴托內，和 2016 年相比，2020 年民主黨候選人比重下降（Baljmaa, 2020a；ikon, 2016）。故選區的劃分就結論而言，是否真有利人民黨有待商榷。而人民黨候選人在烏蘭巴托的斬獲亦呼應前文人民黨在首都空污政策上的成績。

伍、結論

在新冠疫情下，蒙古如期於 2020 年 6 月 24 日舉行國家大呼拉爾選舉，而執政之蒙古人民黨順利拿下 62 席次，延續總理之位，亦維持國家大呼拉爾最大黨之地位。在疫情影響下，作為亞洲第二個

在疫情下舉行選舉之國家，蒙古如何進行國家大呼拉爾大選以及選舉結果是否影響國內政局為本研究關注焦點之一。此外，蒙古自 1992 年發布新憲法後歷屆國家大呼拉爾選舉制度歷經數次調整，而本屆大選採用何種選制以及「本次選舉採用之選制是否有利於人民黨獲勝」，為本研究另一研究問題。

本研究透過文獻整理以及訪談法爬梳蒙古自 1992 年來的選舉制度演變以及 2020 年大選重點。本屆選舉制度為複數選區全額連記制，為蒙古第三次採用此選制，自 29 個選區中選出 76 名國家大呼拉爾委員。對於再次修改選制，外界認為是執政黨人民黨為維持其優勢故為之，實際上本次選舉結果亦顯示人民黨獲得大勝。然如僅從結果斷言此種選制有利於人民黨可能略為片面。自 1992 年以來，蒙古共採用過單一選區制、複數選區以及混和制等選制，除混和制外其他選制皆採用過三次以上，然每次的選舉結果不盡相同，甚至有不小之差異。

此外，就前文彙整蒙古每屆大選政局，可見政黨的表現以及整合對選民選擇之考量有一定之影響。再者，蒙古做為後共產國家，1990 年後才解除黨禁，現今之民主黨為 2000 年才合併而成，人民黨做為獨立後長期執政黨，仍有許多忠誠之支持者，在地區選舉尤其明顯。因此，除選制外，尚有許多因素會影響蒙古每次國家大呼拉爾大選之結果。然而，現行選制與政治文化確實不利於小黨發展。

而在相對優異的防疫成果下，蒙古在防疫政策如戴手套投票與維持社交距離等舉行大選，且投票率約為 73.7 %，為 2000 年以來最高。在疫情下，國內就公開競選活動以及海外僑民投票等雖有爭論，但選舉仍順利完成，成為其他國家之範例。同時，成功的防疫政策亦為蒙古人民黨此次獲得勝選的因素之一。綜觀而論，在新冠疫情

肆虐全球下，政府的防疫成果確實成為各國政府的重要政績之一，若防疫得宜，有利於維繫政權；反之亦然。值得注意的是，人民黨過去從未連續兩屆取得多數席次，可見優異防疫成果對執政黨有加成之效果。

而就新政府帶領之國家發展預期，如前所述，在全球經濟受到嚴重衝擊下，高度仰賴出口的蒙古經濟亦受到打擊，新任政府如何振興經濟也是執政後最重要的議題之一。[16] 尤其，疫情下封鎖邊界以及限制外國人進入國境，大幅影響許多依靠外國礦業公司之礦民的生計。此外，在經濟為首要考量下，外交關係將以維持穩定且強化蒙古對外貿易為目標。再者，前述提及 өглөө 等 NGO 持續運作推動蒙古青年對政治的參與，以及越來越多的獨立候選人與政黨、聯盟等參與競選，是否將逐漸改變蒙古的政治生態，使更多小黨可獲得席次，或將持續受限於選舉制度，也是未來可持續關注一重要議題。

16. 2020 年 5 月，蒙古國家大呼拉爾通過「願景-2050」（Vision-2050），揭櫫數項目標包括：提升人類發展指數至 0.9 及成為幸福指數排名全世界前 10 名國家；在 2050 年前使全國人民 80%成為中產階級；提升 GDP 6.1 倍，人均 GDP 提升至 1.5 萬美元，超過世界已開發國家門檻；促進綠色發展並確保環境永續性；發展烏蘭巴托及周邊衛星城鎮，建設合宜、友善環境及以人為本之城市等，均與永續發展密切相關（State Great Hural, 2020）。

參考書目

Baljmaa, T. 2020a. “2020 Election: Ruling Mongolian People’s Party Wins 62 of 76 Parliament Seats.” *Montsame* 25 June 2020. in https://montsame.mn/en/read/229612. Latest update 3 January 2022.

Baljmaa, T. 2020b. “President Presented with Final Results of Parliamentary Election.” *Montsame* 1 July 2020. in https://montsame.mn/en/read/230139. Latest update 13 January 2022.

Barkan, Joel D., Paul J. Densham and Gerard Rushton. 2006. “Space Matters: Designing Better Electoral Systems for Emerging Democra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0, 4: 926-939.

Dierkes, Julian. 2017. “Choosing Balance.” in https://blogs.ubc.ca/mongolia/2017/voters-considerations/. Latest update 19 August 2022.

Dierkes, Julian. 2020a. “Voting with Enthusiasm.” *Mongolia Focus* 25 June 2020. in https://blogs.ubc.ca/mongolia/2020/voting-with-enthusiasm/. Latest update 15 January 2022.

Dierkes, Julian. 2020b. “Confirmed Parties Participating in June 2020 Election.” *Mongolia Focus* 13 May 2020. in https://blogs.ubc.ca/mongolia/2020/confirmed-parties-2020election/. Latest update 15 January 2022.

Fish, M. Steven and Michael Seeberg. 2017. “The Secret Supports of Mongolian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28, 1 : 129-143.

Frances, Jonathan. 2017. “Mongolia’s Presidential Election: Populists in Asia.” *Foreign Brief* 24 June 2017. in https://www.foreignbrief.

com/asia-pacific/mongolias-presidential-election-populists-asia/. Latest update 12 January 2022.

Fuhrmann, Johann and Max Duckstein. 2020. “Guest Post: A Flawed Electoral System?” *Mongolia Focus* 4 July 2020. in https://blogs.ubc.ca/mongolia/2020/guest-post-electoral-system-party-campaign-finance/. Latest update 15 May 2022.

Gen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of Mongolia. 2020.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СОНГУУЛИЙН ЕРӨНХИЙ ХОРОО.” in https://www.gec.gov.mn/. Latest update 22 March 2022.

IFES Election Guide. 2016. “ Election for Mongolian State Great Hural.” in https://www.electionguide.org/elections/id/2655/. Latest update 19 August 2022.

IFES Election Guide. 2020. “ Election for Mongolian State Great Hural.” in https://www.electionguide.org/elections/id/3286/. Latest update 19 August 2022.

Ikon. 2016. “СОНГУУЛЬ 2016 - ДҮН.” in https://ikon.mn/uix/result/2016. Latest update 30 July 2021.

Ikon. 2020. “СОНГУУЛИЙН ДҮН.” in https://ikon.mn/elections/2020. Latest update 30 July 2020.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2020. “Analyzing Mongolia’s June 24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What Lies Ahead?” in https://www.iri.org/resource/analyzing-mongolias-june-24-parliamentary-elections-what-lies-ahead. Latest update 18 January 2022.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2016. “MONGOLIA Ulsiin Ih Hural (State Great Hural).” in http://archive.ipu.org/parline-e/reports/2219_e.htm.

Latest update 22 March 2022.

iToim. 2017. “Судалгаа: 18-25 насны арван хүн тутмын гурав нь сонгуульд саналаа өгчээ.” in http://itoim.mn/article/% D1%81% D1%83%D0%B4%D0%B0%D0%BB%D0%B3%D0%B0%D0%B0-18-25-%D0%BD%D0%B0%D1%81%D0%BD%D1%8B-%D0%B0% D1%80%D0%B2%D0%B0%D0%BD-%D1%85%D2%AF%D0%BD -%D1%82%D1%83%D1%82%D0%BC%D1%8B%D0%BD-%D0% B3%D1%83%D1%80%D0%B0%D0%B2/8051. Latest update 30 September 2020.

Jargalsaikhan, Mendee. 2020. “Democracy in the Time of Covid-19: Mongolia’s Parliamentary Election.” *Asia Pacific Curriculum* 14 July 2020. in https://www.asiapacific.ca/publication/democracy-time -covid-19-mongolias-parliamentary-election. Latest update 5 January 2022.

Lu, Hui. 2020. “Mongolia Rsumes Cal Eports to China via 4 Brder Pints.” *Xinhua* 31 March 2020. in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0 -03/31/c_138935151.htm. Latest update 10 August 2020.

Maškarinec, Pavel. 2014. “Parliamentary and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Mongolia, 2012 and 2013.” *Electoral Studies* 36: 186-191.

Moser, Robert G. 1999. “Electoral Systems and the Number of Parties in Postcommunist States.” *World Politics* 51, 3: 359-384.

OSCE. 2016. “Mongolia,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29 June 2016: Final Report.” in https://www.osce.org/files/f/documents/9/a/271821.pdf. Latest update 30 September 2020.

PORTER, Edgar A. 2009. “Mongolia, Northeast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eeking the Right Balance." *Ritsumeikan Journal of Asia Pacific Studies* 26: 3-17.

Reuters. 2016. "Mongolian Opposition Wins Landslide, Voters Fed Up With Hard Times." in https://uk.reuters.com/article/uk-mongolia-election-idUKKCN0ZF28C. Latest update 30 September 2020.

Reuter. 2020. "Mongolia Confirms Its First Coronavirus Case in French Worker." in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mongolia/mongolia-confirms-first-coronavirus-case-a-french-national-idUSKBN20X03F. Latest update 8 September 2020.

Sambuu, Boldsaikhan. 2020. "Here' s How An Unpopular Ruling Party Swept Mongolia's June Elections." in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0/07/07/heres-how-an-unpopular-ruling-party-swept-mongolias-june-elections/. Latest update 5 January 2022.

Мягмардулам, С。2020。〈疫情對蒙古國經濟的影響〉。《MONTSAME》。2020/09/04。https://www.montsame.mn/cn/read/235424。2020/09/30。(Мягмардулам. С. 2020. "COVID-19 's Influence on the Economy in Mongolia." *MONTSAME* 4 September 2020. in https://www.montsame.mn/cn/read/235424. Latest update 30 September 2020.)

Secretariat of The State Great Hural (Parliament) of Mongolia. 2017.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байнгын ажиллагаатай Парламентын түүхэн товчоон." in https://www.parliament.mn/nn/2347/. Latest update 19 October 2022.

Sant Maral Foundation. 2020. "Politbarometer 19." in https://www.santmaral.org/_files/ugd/915e91_6967750f46d24ae49e445089ead06009.pdf. Latest update 19 October 2022.

State Great Hural. 2020. ‘ “Vision-2050” Long-Term Development Policy of Mongolia.’ in https://cabinet.gov.mn/wp-content/uploads/2050_VISION_LONG-TERM-DEVELOPMENT-POLICY.pdf. Latest update 18 January 2022.

The Diplomat. 2020. “As Mongolia Welcomes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Citizens Protest.” in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9/as-mongolia-welcomes-chinas-foreign-minister-citizens-protest/. Latest update 4 January 2022.

Өглөө. 2020. “Өглөө төслийн тухай.” in http://ugloo.mn/aboutus/. Latest update 19 July 2022. (Ugloo. 2020. “About the Project in Ugloo.” in http://ugloo.mn/aboutus/. Latest update 19 July 2022.)

中央社。2020。〈蒙古國舉行國會大選 採嚴密措施防疫〉。2020/06/24。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006240306.aspx。2021/06/24。(Central News Agency. 2020. “Mongolia Holds Parliamentary Election and Adopts Strict Measures to Prevent Epidemics.” 24 June 2020. in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006240306.aspx. Latest update 24 June 2021.）

王維芳。2009。〈第三波民主化後的蒙古政治體制設計〉。《政大民族學報》28：33-72。(Wang, Wei-fang. 2009.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Mongolia after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he Third Wave.” *Ethnologia* 28:33-72.)

古莉。2021。〈蒙古疫情釀政治危機 總理引咎辭職〉。《法國國際廣播電台》2021/01/22。https://www.rfi.fr/tw/%E5%9C%8B%E9%A%9B/20210122-%E8%92%99%E5%8F%A4%E796%AB%E6%83%85%E9%87%80%E6%94%BF%E6%B2%BB%E5%8D%B1%

E6%A9%9F-%E7%B8%BD%E7%90%86%E5%BC%95%E5%92%8E%E8%BE%AD%E8%81%B7 。2021/05/23。(Gu, Li. 2021. "Mongolian Epidemic Causes Political Crisis, Prime Minister Resigns."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 22 January 2021. in https://www.rfi.fr/tw/%E5%9C%8B%E9%9A%9B/20210122-%E8%92%99%E5%8F%A4%E7%96%AB%E6%83%85%E9%87%80%E6%94%BF%E6%B2%BB%E5%8D%B1%E6%A9%9F-%E7%B8%BD%E7%90%86%E5%BC%95%E5%92%8E%E8%BE%AD%E8%81%B7. Latest update 23 May 2021.)

巫佩蒂。2019。〈「反中」事件的原因與影響：蒙中關係之分析〉。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Wu, Pei-ti. 2019. "Anti-China Events in Mongolia: Causes, Impacts, and the Mongol-Sino Relations." Taipei: M.S.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沙拉德索尼。2008。〈蒙古的民主轉型：具體成果以及 2008 年國會選舉之前面臨的挑戰〉。《蒙藏現況雙月報》17，1：55-69。(Soni, Sharad K. 2008.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in Mongolia: Results and Challenges Ahead of the 2008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Mongolian & Tibetan Quarterly* 17, 1：55-69.）

吳玉山。2011。〈半總統制：全球發展與研究議程〉。《政治科學論叢》47：1-32。(Wu, Yu-shan. 2011. "Semi-Presidentialism: Global Developments and Research Agenda."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7:1-32)

沈有忠、烏凌翔。2016。〈半總統制的憲政秩序與權力轉移—臺灣與蒙古的案例研究〉。《臺灣民主季刊》13，1：1-38。(Shen, Yu-chung

and Rocky Urianghai. 2016. “The Constitutional Order and Power Transformation of Semi-presidetialism: Case Study of Taiwan and Mongolia.”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13, 1:1-38)

周蕙蘋。2007。〈蒙古地方制度簡介〉。《蒙藏現況雙月報》16，6：1-32。(Chou, Hui-ping. 2007. “Introduction of Mongolian Local System.” *Mongolian & Tibetan Quarterly* 16, 6:1-32.)

祁玲玲。2012。〈蒙古的民主化：政治菁英的理性選擇〉。《二十一世紀評論》39，11：28-39。(Qi, Ling-ling. 2012. “The Democratization of Mongolia: the Rational Choice of the Political Elite.” *Twenty-First Century* 39, 11:28-39.)

紀慧貞。2008。〈2008 年蒙古國會選舉暴動事件簡析〉。《蒙藏現況雙月報》17，6：11-20。(Chi, Hui-chen. 2008. “A Brief Analysis of Monogolia’s Post-Parliamentary Election Riot in 2008.” *Mongolian and Tibetan Quarterly* 17, 6: 11-20.)

許恒禎。2012。〈台灣與蒙古半總統制下政府型態的比較〉。《東吳政治學報》30，2：71-125。(Hsu, Heng-chen. 2012. “Government Types under Semi-presidentialism: The Case of Mongolia and Taiwan after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0, 2:71-125.)

張雅涵。2020。〈蒙古國會將大選 候選人無視防疫限令辦造勢〉。《中央廣播電臺》2020/06/22。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69074。2021/06/25。(Chang, Ya-Han. 2020. “Mongolia Will Hold Parliamentary Election and Candidates Ignore Epidemic Prevention Restrictions to Run Campaigns.” *Radio Taiwan International* 22 June 2020. in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69074. Latest

update 25 June 2021.）

廖淑馨。1996。〈外蒙「國家大呼拉爾」選舉之研析〉。《中國大陸研究》39，11：61-71。(Liao, Hollis S. 1996. “Analysis on the Election of State Great Hural in Outer Mongolia.” *Mainland China Studies* 39, 11:61-71.)

廖淑馨。2001。〈外蒙古第三屆國會大選後的政治發展〉。《中國大陸研究》44，3：45-58。(Liao, Hollis S. 2001.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ongolia after the Third Parliamentary Election.” *Mainland China Studies* 44, 3:45-58.)

鄧志松、吳親恩、柯一榮。2010。〈選票空間分布與席次偏差：第六、七屆立委選舉的考察〉。《選舉研究》17，1：21-53。(Teng, Chih-Sung, Chin-En Wu and I-Jung Ko. 2010.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otes and Disproportionality: An Observation of the 6th and 7th Legislative Elections.”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7, 1:21-53.)

霍文。2020a。〈蒙古國各政黨和聯盟確定參加 2020 年議會選舉候選人名單〉。《人民網》2020/05/17。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0517/c1002-31712168.html。2020/07/02。(Ho, Wen. 2020. “Mongolian Political Parties and Coalitions Identify Candidates for 2020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People's Daily Online* 17 May 2020. in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0517/c1002-31712168.html. Latest update 2 July 2020.）

霍文。2020b。〈蒙古國選舉總委員會向新當選國家大呼拉爾委員頒發證書〉。《人民網》2020/06/29。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0629/c1002-31763284.html。2020/08/02。(Ho, Wen. 2020. “Mongolian Election Committee Issues Certificates to the Newly

Elected Members of the State Great Hural." *People's Daily Online* 29 June 2020. in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0629/c1002-31763284.html. Latest update 2 August 2020.〉

藍美華。2017。〈從與鄰關係看現代蒙古的生存之道〉。《臺灣國際研究季刊》13，3：37-57。(Lan, Mei-hua. 2017. "The Way of Living of Modern Mongolia: From the Aspect of its Neighboring Relations."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3, 3:37-57.)

蘇子喬、王業立。2018。〈選舉制度與憲政體制的制度組合：半總統制民主國家的跨國分析〉。《選舉研究》25，1：1-36。(Su, Tzu-chiao and Yeh-lih Wang. 2018. "The Combination of Electoral System and Constitutional System: A Cross-Country Study of Semi-Presidential Democracies."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25, 1:1-36.)

Research Communication*

The Impact of the Changes in the Electoral System on Mongolia's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 2020

Pei-Ti Wu **

As a semi-presidential country, Mongolia holds elections for the State Great Hural every four years. Despite the pandemic, the 8th Parliamentary (State Great Hural) Election was still held on June 24, 2020, The Hural has a total of 76 seats, with a total of 13 political parties and 4 coalitions registering their candidates. A total of 606 candidates, including 121 independent candidates, were nominated. 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lso elected a new Prime Minister of Mongolia. Since the State Great Hural has the right to dismiss the Prime Minister or veto presidential proposals,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have a considerable impact on Mongolia's politics and policies.

This research will mainly discuss these two situations: first, how Mongolia held the election and whether the result changed the domestic politics in Mongolia. Second, what kind of election system is applied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election. Finally, the

* This is a two-way anonymous peer-review article.

** Associate Research, 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Taiwan ASEAN Studies Center.

main question of the research asks if the election system applied this time brought more benefits to the ruling party. The case study of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election system,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ruling party, the image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candidat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parties do influence the election more than before.

Keywords: Mongolia, COVID-19, State Great Hural